

木砖盒

■伍中正



我们村子里的人大多用木砖盒做砖坯,然后把做好的砖坯晾干,放在窑里,再用烟煤来烧制,那砖坯经过烟煤一烧,就成了红砖。家家户户砌墙起屋都用红砖。

那时候,家家户户都有木砖盒,有的人家还有几个,我家就只有一个。

我一直很喜欢那个木砖盒。木砖盒的规格极有讲究,盒子的内空为长26公分,宽13公分,厚5公分。为便于使用,木砖盒的上下边和两边各加长了些。

木砖盒是枇杷木做的。枇杷木做的砖盒结实,且光滑。我家粗大的枇杷树长在屋后的土坎上。那年夏天,刮了一场大风接着下了一场大雨,土坎垮了枇杷树就倒了。没几日,就死了。父亲就想到了做一个木砖盒。

木砖盒是洪木匠做的。洪木匠的手艺高过村子里其他的木匠。个子高高大大的洪木匠来到我家的时候,就一把锯子,一把尺子,一个墨斗,一把斧头,一把刨子。父亲拿出一盒香烟跟一斤谷酒招待他。吃饭之前,洪木匠脸上挂着笑,他从衣袋里掏出七、八粒糖果让我拿着。我却不敢拿。洪木匠还在父亲面前笑话我胆子小。我不知道,洪木匠在我家的禾场上怎样就把一棵枇杷树变成一个结实耐用的木砖盒的。等我从学校回到家的时候,洪木匠喝得一脸通红踏着晚霞走出了我家的禾场。那个木砖盒稳稳地平放在长板凳上。

木砖盒做成,我看见过那些枇杷木有过的光泽。那种非常质朴的光泽,一直定格在我的眼里。霞光自如地落在它的上面,简直就是一幅很过瘾的画。

父亲用过木砖盒。父亲决定烧制一窑砖把我家的土砖换下来,木砖盒就派上了大用场。每次做完土坯,父亲总把木砖盒上面的泥巴洗净,放在阴凉的地方。

有一回,我把那个木砖盒拿出来放在太阳下翻看,父亲见了,说,放回去,别让太阳晒走样了。我只得依了父亲。

在我的印象中,那个砖盒子还借给别人。其中,典水就借了一回。典水来借木砖盒的那天早晨,下了很大的雨。典水浑身湿透。他开口向父亲借木砖盒。父亲毫不迟疑地拿出了木砖盒。典水来还木砖盒的那天,在我家的桌子上放下木砖盒后说了很多感谢的话,然后,在衣袋里一个一个拿出鸡蛋,我数了一下,总共有八个。父亲要他把鸡蛋拿回去,典水说,不就几个鸡蛋?

渐渐,木砖盒就有些旧了。后来,我发现,就是洗净了,再也看不见枇杷木的光泽;我还发现,木砖盒有一头的木楔松动,上了一颗火柴梗大小的铁钉。

父亲把木砖盒放在三楼后,我就忘记了它。一忘就是十年。

高速公路铁了心的要穿过我的村庄。父亲的名字签在很多的纸张跟表册上后,父亲知道,建好的楼,就要拆了。

我从三楼把一件件东西往下搬的时候,发现了那个木砖盒。木砖盒干瘦、身上是灰。我握在手里,从三楼下到一楼,站在僵死生硬的水泥地坪上。五月的阳光照着我,照着木砖盒。我没有把木砖盒的存在告诉现在行走不便的洪木匠,尽管他是木砖盒的制造者;也没有告诉房子修得气派的典水,尽管他曾是木砖盒的使用者。木砖盒很快就要告别我,就要告别村庄。

我再也感觉不到木砖盒的重量,再也感觉不到木砖盒有过的风采和青春。

我再也握不住木砖盒,松开手指,咚的一声,木砖盒在水泥地坪上发出最后的叹息,并落下灰尘。

五月的阳光落在木砖盒上。一时间,我觉得,离木砖盒很远、很远了。

悲伤这一页,我翻不过

■陈小玲

我就是个十足的小女人
装不下十三亿人口,五十六个民族
只能容下我的小小忧伤,热恋的河流
守着我的土地,守着我的庄稼

尘世繁华,一个人的夜深人静
一个人的大梦初醒
总会想起安睡山坡不再醒来的父亲
想起那些死去的,活着的
或许再也看不见的他们

陈琳九楼跳下,躯体成灰
他人已歌,繁华散尽
F君抑郁症已深,在康复医院治疗
我知道,那是文字对他下的毒
在车上,一路叮嘱我要好好写诗
我吞咽着悲哀,说不出话

你看,阳光独好,冬天还没有赶到
北方的红石榴,为何早早被雪包裹
那么多,横在路上,我又怎能视而不见
我承认,我就是个十足的小女人
悲伤这一页,我翻不过

花岩溪

劳顿旅途中的心灵家园

风从哪里来 (外二篇)

■李晓

是一个半夜里,我突然从床上惊醒。

我梦见睡的木床,顿时复活。这些失去生命的木材,一下还原成了河边的树,森林里的树,暴风雨中的树……

于是,我在房间里听见了森林里的风声。墙壁上的书橱、电视柜、鞋柜、餐桌、座椅,它们都是树变身而来的。是什么时候,一双双手把它们从河滩前、高山上、大路边粗暴地砍伐和锯断,迈着跌跌撞撞的脚步到了每家每户,复制成看起来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东西,成为侍候我们生活的道具。

然而,风依然吹个不停,哪怕是在梦里。

你听见了房子里的风在吹吗?它们是树们的伸展,摇动成风,或者说,是时光流动成了风的声音。

向一只羊道歉

我回到乡村,看见一只白色的羊在树下吃草。它吃饱了,仰起头,向天空发出“咩咩”的叫声。

我看到羊的样子,突然有些烦躁不安。我一下冲上前去,羊正埋下身子,在继续吃草。它听见了我逼向前的脚步声,微微抖抖后腿,退了一步。我生气地跺脚,它再次后退了一步。我“哈哈”地叫出了声,它仰起头,一双温良的眸子与我相遇了。在它清亮的眸子里,我一下看见了它面带凶相的样子。

我再次向它踩着脚,有一点赶走它的意。羊一步一步地后退着,没有一点反抗,眸子里却流露出了委屈。

在我的逼迫下,羊后退到了一棵树下,它手无寸铁,它满眸泪光。

后来,我便在羊吃草的那一块青草地上,独自小坐了一会儿。我看见,羊也躲在树下,怜悯地望着我。

我回到城里,几天后突然想起

那只乡下的羊。我在城里的伤,似乎在乡下的青草和树林里的风中得到了疗养。然而一只羊,却被我伤害了。

我站在城市的阳台上,眺望着乡村的方向,向那只无辜的羊郑重地表示道歉。羊啊,请你不要再躲闪。

他这一辈子

深秋的一个下午,我散步在这小城后田园边的小径上,听见农家小院里响起了唢呐的哀乐声。

一打听,才知是一位60多岁的老乡,昨天黄昏在从田里劳作回家的路上,一头栽倒在地,走了。栽倒前,他还在回答着老伴催他回家吃饭的呼喊声。

我悄悄经过田边,看见了黑白遗像上那一张面容,树根一般的皱纹,笑呵呵地望着这丘陵和田园里的庄稼。我再度睛细看,噢,那是我天天散步时经过的路边,那位拿着一把锄头在薅草或者在挖地的老农吗?

每当我经过路边,便看见他在辛勤地劳作着。一天,似乎是为了引起我的注意,他歪过头来望着我,咳嗽了一声。

他这一声咳嗽,才让我看清了他的脸,一张在这片土地上亲昵了一辈子的脸。我朝他笑了笑,便轻轻地走过。

那是我唯一一次见过老人的脸。然而,昨天,他却再也没有咳嗽一声,就走了。从此以后,我散步经过的路边,没有了这样一个温暖的影子,他在田边躬着腰,和土里的东西在默默对话。

那天下午在回家的路上,我突然热泪盈盈。想起这个老人的一生,虽然与我的生活无关,却是那么让我深深怀念。他这一辈子啊,就是泥土的一辈子。

张局长的“绝笔”

■陈亦权

张大山不仅身居局长要职,而且还是市书法家协会的会员,大家都说他那一手毛笔字堪称一绝!

前些日子,县里有个偏僻山乡开发出一个新旅游景点,景区王主任是个会动点小脑筋的人,他把张局长请去为景区写了“风景独好”四个大字。事后,王主任拿出一个大红包,作为润笔费递给了张局长。

张局长走后,王主任突然发现张局长竟然忘记了给那几个字落款。字好字差是其次,落款才最重要,否则谁还知道这字是谁写的啊?

这难不倒王主任,他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张局长自己忘记写,咱就补充几个字做个介绍啊!几天后,张局长那“风景独好”四个红漆大字赫然出现在景区的招牌景点观云崖上,而在那四个字的一旁,又赫然写着五个小字:“张大山绝笔”!

这“绝笔”两个字可是王主任百般思量才琢磨出来的,“绝”为绝妙绝佳,“笔”为亲笔手书,两字一结合便将张局长的书法抬捧起来了,既拍了马屁,又能让游客们看明白这是谁写的字,岂不妙哉?

再说张局长,回到城里后没几天,局长夫人隔三差五就会接到一些奇怪的电话,有的问张张何时仙逝,有的问张局埋

骨何处,仿佛张局长已经死了一样,搞得局长夫人冲着电话直喊:“我家老张健康着呢,老虎都可以打死两只!”人家一听搞错了,也没人愿意说个所以然,更没一个肯表明身份,都是匆匆将电话挂了。

景点开放后,景区在当地的小报上一连做了几天的宣传,而那个刻有张局长“风景独好”四个字的招牌景点,很自然地出现在了版面最显眼的位置上。

报纸一出,这“绝笔”两个字简直把小城给炸开了锅,同时,人们也忽然间意识到,这张局长的题字似乎早已遍及全市的每一个角落。

不知怎么回事,纪委、检察院、反贪局等等一些单位联手对张局长展开了调查,竟然一举查出张局长在短短数年时间里,靠题字收取“润笔费”竟然多达200多万元……

铁窗里的张局长成天无所事事地看书读报,那天,警员送来了当天的新报纸,上面竟然又有那个景区的广告专版,景点依旧是那个景点,但题字的人却变成了李局长的名字了!

张局长顿时唏嘘不已:“绝笔,真是绝笔,绝了自己下半辈子的笔啊!”他看了看图片上李局长的题字,叹了一口气喃喃地说,“只是,这‘笔’又真‘绝’得了吗?”

